



爱的教育

最富爱心及教育性的青少年读物

Education Of Love

[意大利] 埃·德·亚米契斯 著 杨娜兰 译

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
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

成长文库献给
成长中的孩子及怀念成长的大人

一生必读百部百年世界经典名著



唯美彩色插图版



开学第一天
我们的班主任
一件不幸的事
卡拉布里亚的男孩
我的同学们
侠义之举
我二年级的女老师
在阁楼里



开学第一天

17日，星期一

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在乡下度过的三个月假期，如梦般一闪而去。早上，母亲送我去巴雷蒂分校报到，我还想着乡下的事，满心的不乐意呢。

街道上，都是来来往往的学生；两个书店门口也都挤满了学生家长，他们在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——书包、文具盒、练习簿。学校大门口聚集了好多人，警察和校工们正在尽力维持秩序，力求把路打通。刚到校门口，我突然感觉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原来是我三年级时的班主任，红色卷发的他还跟以前一样，依然是那么爽朗、乐观，他乐呵呵地对我说道：

“看来，我们要永远分别了，恩里科？”

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但这会儿被老师提起，依然让我的心隐隐作痛。

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我们才挤进门去。校园里，此时无论是端庄的太太、优雅的先生，还是工人们、官员们，又或是修女、仆人，全都一个样儿——一手牵着他们身边的小孩，另一只手拿着升级册。

这里的人可真多啊，前厅和楼梯上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到处人声鼎沸，像剧院似的。我重新看到一楼宽敞的大厅，觉得很亲切。这个大厅连着七间教室的

走廊，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是我每天到教室的必经之路。

我二年级上半年的班主任正站在教室的门口，向我打招呼：

“恩里科，这学期你要到楼上去上课了，我再也看不到你从我门口经过了。”她望着我，不舍地说。

校长被一群焦急不安的母亲们围着，这些母亲正为自己的孩子找不到座位急得团团转。唉，看上去，校长的头发、胡子比去年更白了。使我欣慰的是，同学们都比暑假前长得更高大、更结实了。

一楼教室的分班已经结束了，有一些一年级的小孩子们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室，一个个都像小倔驴似的，不管家长怎么生拉硬拽，死活不动弹。这时，家长们只好用强硬的手段又拉又推地将他们弄进去，可是有一些被拉进去，等父母一走，就逃了出来；而另一些看到他们的父亲母亲走了，就开始大哭起来。刚走不远的家长们不得不返回，有的细声安慰他们的小宝贝儿，有的则大声呵斥。而此时，老师们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
我弟弟在一楼，分到戴尔凯迪女士班里，我呢，上了二楼，被安排在泼伯尼先生的班里。上午十点，我班的同学都聚集齐了。我数了一下，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五十四位同学，但其中只有十五六位是我三年级的同班同学，不过，还好总得第一名的德罗斯在其中。

每当我忆起那伴随我整个暑假的那些郁郁葱葱、趣味无穷的山林时，我就觉得这学校看起来是那么狭小，那么沉闷无趣。

我心里嘀咕道：“这才是第一天啊，还有九个月呢！想想那些辛苦的功课、月考，真讨厌啊。”

一走出学校，我便急切地想看到母亲，一见到她，我就跑过去亲吻她的手背。她对我说：

“勇敢点儿，恩里科，我们一起学习、一起进步！”

我们的班主任

18日，星期二

今天我突然发现，新老师也挺可爱。当我们陆续来到教室时，他已经端坐在讲台上的座位上了。有一些去年他教过的学生，时不时地会从门口探头进来跟他打招呼。很明显，大家都很喜欢他，希望他今年还能教他们呢。

他打量着我们，一边念生词，一边走下讲台，在一排排课桌间来回穿梭。看到有位同学长了小红疹子，他停止了念生词，用手捧着那位同学的脸，仔细地看了看，询问他得了什么病，还把手放在同学的额头上，看他是不是发烧了。这时，一个坐在他身后的同学突然跳到长椅上，站了起来，模仿木偶做着鬼脸，恰好老师突然间转过身来，那同学便猛地坐回座位，吓得一动不动了，他低着头，等着受处罚。老师没有生气，只是把手放在那吓坏的孩子头上，对他说：“以后别这么干了。”

随后他什么都没说，便重新回到讲台，继续念生词。

为我们做完听写后，他又静静地看了我们一会儿，用非常缓慢但却洪亮、慈祥的声音说：

“听着，我们要一起度过一年的时间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努力过好这一年，好好学习、好好表现。我没有家人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，去年母亲还在我身边，但如今她已经去世了，我孤身一人活在这世界上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就一无所有了，除了教导你们，我没有其他的爱好和志向。你们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爱你们，请你们也喜欢我。我不希望任何人逼我去惩罚你们，我真心希望能看到你们的爱心。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大家庭，而你们也将成为我的安慰与骄傲，我并不期待你们给我一个为我赢得荣誉的承诺，但是我相信，你们在心



里，已经向我承诺了，我因此而感激你们。”

就在这时，巡查的老师走进来，宣布学校放学了。我们都静静地离开了座位，一点儿声响都听不到。刚才从长椅上站起来的同学走到班主任的身边，颤抖着声音对他说：“老师，原谅我吧。”

班主任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，告诉他说：“回去吧，孩子。”

一件不幸的事

21日，星期五

新学年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意外。

今早上学的路上，我们发现街上的人，都涌向学校的大门。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挤进校门，老师们没办法把小孩子们都赶到教室里去，他们和家长们都聚集在学校宽敞的前厅里，往校长办公室那边张望着。

我们听到有人感叹：“这小孩儿真可怜啊，可怜的罗伯特！”

越过人群的头顶，在屋子的另一端，我们能看到一个警察的头盔，还有校长的秃头。不久，一个戴着高帽子、绅士模样的人走了进去，大家都说道：“医生来了！”

父亲问一位老师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马车轮子轧伤了他的脚。”老师答道，“脚骨都碎了。”另一个人搭话道。

被轧伤的是三年级学生罗伯特，上学路上，他看到一个一年级的小男孩儿从母亲身边跑开了，不小心在马路中间绊了一跤，离一辆飞驰而来的马车只有几步之遥。眼看着马车就要撞到小男孩儿了，罗伯特扑过去，抓住了这摔倒的孩子，把他拽到了安全的地方，但他自己却没能及时抽身出来，结果那辆马车

的轮子轧过了他的脚。罗伯特的父亲是位炮兵上尉。我们正听着事发经过时，一个女人突然发疯似的从人群里闯了进来，是罗伯特的母亲，学校通知她过来的。她身后还有个女人急匆匆地紧跟着，双手环抱住她的脖子，轻声地抽泣着，她是那个被救小孩儿的母亲。两个人都飞似的赶到了屋子里，紧接着，一阵绝望的哭喊声传了出来：

“啊！我的孩子，我的罗伯特啊！”

就在这时，一辆马车停在了门口，不一会儿，校长双手抱着罗伯特出现了。他头靠在校长的肩膀上，面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站直了身子，而罗伯特母亲的哭泣声还在继续。校长顿了顿声，脸色惨白，轻轻地用双臂托起了罗伯特，好给屋子里的人们看看。于是，人群里——男老师，女老师，家长和学生们都用肯定的语气，压低了嗓音说道：“干得好，罗伯特！干得好，孩子！”同时，他们还对着这孩子飞吻，离他近一些的女教师和同学们还亲吻罗伯特的手。

罗伯特张开了双眼说道：“我的文具盒呢？”这时，被救孩子的母亲把他的文具盒给他看了看，泪水涟涟地对他说：“我会为你保管它的，可爱的小天使，我会给你拿好它。”与此同时，罗伯特的母亲脸上绽放出淡淡的欣慰的笑容。

卡拉布里亚的男孩

22日，星期六

昨天下午，班主任向我们介绍了罗伯特的最新消息，可怜的他要靠拐杖行走了。正说着，校长带着一个新同学来到了教室，他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少年，

有一头黑发和一双大眼，浓密的眉毛就像画的一样。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，腰间扎着一条黑色的摩洛哥腰带。校长对着班主任耳语了一阵，便留下那少年离开了。少年怔怔地用大眼睛扫视着四周，有些惊恐。班主任拉起他的手，向着全班同学说道：

“你们今天应该开心了，因为我们班来了一位卡拉布里亚的同学，那儿离这里有五百多英里远呢，你们可要好好爱护这位远道而来的同学呀。他的故乡——卡拉布里亚十分光荣，养育了很多杰出的人才，为意大利培养了强健的劳动者和英勇的士兵，那是我们国家最美丽的地区之一，那儿有茂密的森林和雄伟的群山，住着一群才华横溢、富有勇气的人们。大家要好好对待这位新同学，这样他就不会感到远离自己的家乡了，我们要让他感受到，意大利的任何一所学校里，都有他的好兄弟。”

班主任介绍完后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在墙上的地图上指出了卡拉布里亚的位置，之后他大声叫道：“欧内斯特·德罗斯！”——就是那个经常得第一名的学生，他站了起来。

“到这儿来，”班主任对他说。德罗斯离开了他的座位，几步走上了那个狭窄的讲台，跟那个新同学面对面站着。

班主任对德罗斯说：“作为本校最为出色的学生，我希望你能代表全班同学，给这位新同学一个欢迎的拥抱，算是皮埃蒙特的孩子对卡拉布里亚的孩子的拥抱。”

德罗斯拥抱了新同学，响亮地说，“我们欢迎你！”而后者也索性在德罗斯的脸颊上吻了一下，所有人都开始鼓起掌来。

“安静！”班主任命令道。他很开心看到这一切，那个卡拉布里亚男孩也很开心。班主任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，还陪他走到了课桌边，然后又说：

“同学们要好好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，我希望日后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：

一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男孩，能够在都灵找到家的温暖；而一个来自都灵的孩子，也能够在卡拉布里亚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我们的国家在过去战乱的五十年中，已牺牲了三万名意大利人，所以你们更应该尊敬和爱戴自己的同胞。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不是我们本省人而冒犯这位同胞，那他下一次从三色旗下走过时，就根本不配抬起头去望它一眼。”

这个新同学还没坐稳呢，他周围的同学就迫不及待地送给他钢笔、印章，坐在最后一排长椅上的一个男孩还送给了他一枚瑞士邮票呢。

我的同学们

25日，星期二

那个给新同学送邮票的男孩，是我最喜欢的加伦，在班级里所有男孩中，他的块头最大。他微笑时，会给人很亲切的感觉，但是，十四岁的他思考问题时却很成熟。

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个同学也给我留下了好印象，他叫克莱提，穿着咖啡色长裤，戴一顶猫皮小帽，看上去总是乐呵呵的，他父亲是个木材商人，1866年战争爆发时，曾在阿姆博托王子的骑兵团里服役，有人说他还被授予过三块奖章。

班里还有个叫内利的小男孩，长得十分小巧，他是个可怜的驼背人，身体虚弱，长着一张消瘦的脸庞。另外，还有衣着华丽的瓦提尼，他总是穿着上好的佛罗伦萨长毛绒。

坐在我前排的男孩被戏称为“小泥瓦匠”，因为他父亲就是个泥瓦匠，他的脸圆得像个苹果，而鼻子就像镶在苹果上的小球；他有个很独特的把戏，无

人能及，那就是他能够做出一副兔子鬼脸，总把同学们逗得哈哈大笑；他常戴的那顶破旧的帽子，总是被他卷起来塞在口袋里，就像塞一条手帕。

小泥瓦匠的旁边坐着加罗菲——一个身材修长、消瘦的家伙，他长着很像猫头鹰的嘴巴、鼻子，还有一双极小的眼睛；平时他总是游走在小小的铅笔头、各种卡片和火柴盒之间；还会把单词记在自己的指甲上，好作弊。

还有一个很有绅士风范的人——卡罗·诺比斯，他看上去有点傲慢。他身边的两个同学，在我看来是很可怜的一对：其中一个是铁匠的儿子，他总穿着一件及膝夹克，面色苍白，一副病怏怏、怯生生的样子，而且他从来都不笑；另一个有一头红色头发，一只胳膊残废了，从脖子下方松松垮垮地垂下来，他的父亲去了美国，母亲则靠日夜兜售野菜度日。

我左边是个爱挑剔的男孩儿，名叫斯大迪，他身材矮小、毛发浓密，脖子短得都快没了，他是个粗鲁的家伙，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。可每当班主任说话时，即便什么也没有听懂，他也总是很认真地听着，连眼睛也不眨一下。如果班主任提问他，他肯定不会立马回答，总是停了半天，才挤出一个答案。

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个狡猾的家伙，看上去很有胆量，一肚子鬼点子，他名叫弗兰提，是被另一个学校驱逐出来的。另外，还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他们总是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似乎连头发都一样的，他们都戴着卡拉布里亚风格的帽子，上面插着一根农夫标志的羽毛。整个班级里最帅气、最具才华，而且本学期一定又会独占鳌头的，肯定就是德罗斯了，班主任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总会向德罗斯提问题。

我也很喜欢铁匠的儿子普利考斯，就是那个总穿长夹克，看上去病怏怏的孩子。据说他父亲经常打他，他很胆小，每一次同别人说话，或是碰到别人时，他总会说：“不好意思。”并用他和善而悲伤的眼神看着对方。

侠义之举

26日，星期三

直到今天，我们才知道加伦是多么高尚的一个人。

我今天到教室时比往常晚了些，因为二年级大班的女老师把我拦了下来，问我什么时候能在家。班主任当时还没有来，三四个小男孩正在折磨可怜的克罗斯，就是那个长了一头红发、有一只残废的胳膊和一个卖菜的母亲的男孩儿。有人用尺子戳他，还用栗子壳掷他的脸，他们学他的样子，把他们的胳膊也从脖子的侧面耷拉下来，就好像他是一个妖怪。克罗斯孤零零地坐在长椅的一头，脸色惨白，他无法忍受遭受到的一切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周围的人，希望他们不要再欺负自己了。但是，他们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倒变本加厉，可怜的男孩儿气得浑身颤抖，满脸通红。那个叫做弗兰提的男孩儿则从长椅上跳了起来，带着一副让人厌恶的表情，假装自己两条胳膊上架着篮子，像只猩猩似的模仿着克罗斯的母亲在学校门口等他的样子，而那母亲现在却病倒了。很多同学都被这个可恶的玩笑逗得捧腹大笑，爆发出阵阵响亮的笑声。克罗斯再也无法忍受了，他发疯似的抓起了一只墨水瓶，用尽全力向弗兰提的脑袋掷过去，但弗兰提顺利躲开了那个墨水瓶，结果它砸在刚刚走进门的班主任胸口。

所有人都飞一般地窜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班主任脸色阴沉地走到讲台上，沉着嗓音问道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教室里一阵沉默。班主任又大喝了一声，声音比刚才还要吓人，“到底是谁干的？”

加伦开始同情克罗斯了，他突然站起身，坚决地对老师说：“是我！”

老师看看他，又看看那些瞠目结舌的同学们，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不是你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老师说：“犯错误的同学不会受到惩罚，我希望他能站

起来！”

克罗斯站了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他们刚才打我、骂我，我没控制住自己，向他们扔了那个墨水瓶。”

“坐下吧，”班主任说，“请欺负他的同学站起来吧。”四个人全部站了起来，低低地垂着头。

“你们，”班主任喊道，“你们欺负一个并没有招惹你们的同学，嘲笑一个不幸的孩子，殴打一位没有自卫能力的弱小者。这是最可耻的行为，最卑劣的行径，这是你们道德上的污点，说明你们是一群卑劣的人。”

说完，他走下讲台，来到同学们的座位间，把手放在加伦的下巴上，轻轻地抬了起来，直直地盯着他的双眼说：“你是一个高尚的人。”

加伦借此机会，对老师耳语了几句。之后，老师转向那四个捣蛋的同学，严肃地说：“这次我原谅你们。”

我二年级的女老师

27日，星期四

我二年级的女班主任今天履行了她之前的承诺，到我家拜访。当时我和母亲正要出门，给报纸上登出的一个穷苦女人送些亚麻布过去。

我上一次在自己家里见到这位女老师已经是一年前的事儿了，我们都很尊重她。她还跟从前一样，那么娇小，头上的无边女帽上还裹着一块绿色的面纱，她穿着很随意，头发也不是很整洁，也许她根本没时间打扮。而且，她的气色也不如去年了，还多了些白发，时不时就要咳嗽两声。我母亲问候道：

“老朋友，最近身体如何啊？您没好好地照顾自己吧！”

“我没什么大碍，”老师回答说，脸上带着喜忧参半的笑容。

“您总是高声说话，”我母亲接着说道，“您为孩子们操了太多的心。”

这可一点儿不假啊，我总是能听到她的声音。还记得我刚去学校的时候，她总是不停地说啊说啊，好让她的学生们不走神儿。而且她没有一刻闲坐，我有预感，她一定会来，因为她从未忘记过她的学生们。

她能好几年不忘学生的名字，每到月考，她就跑去问校长她的学生们都得了多少分，她还会在校门口等着他们，好问问学生们的作文最近又都取得了哪些进步。到现在，她很多上了中学的学生还会过来看她。

今天她来我家时兴致勃勃，她刚从展览馆回来，过去每个周四，她都要带我们去那儿，然后不厌其烦地回答孩子们提的各种问题。这可怜的人儿比她的实际年龄看起来要老，人也特别瘦。可她总那么活泼，每当她谈到学校时，整个人都热情洋溢。

她非常想看看那张床，就是两年前，我生了场大病躺过的那张，现在它属于我弟弟了，她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她得马上去看一位她班里的学生，那学生最近身上出了疹子；之后，她还有一摞卷子要批改，估计要花掉一个晚上；另外，在天黑之前，她还要给一家店铺的女老板上一节数学课。

“好吧，恩里科，”离开时她对我说，“你现在能解开让人挠头的难题，还能写出长篇作文了，你还喜欢我这个老师吗？”她吻了吻我，又一次踏上了来时踏过的台阶，“你可不能忘了我啊，恩里科，知道吗？”

唉，我慈爱的老师啊，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啊！即便我长大后，我也会永远记住您。我每次都在那群学生中寻找您的身影；我每经过一所学校时，都会去倾听那儿的女老师的话音，我会感觉那就是您的声音；我也怀念我在您班里度过的那两年时光，它让我学到了无数宝贵的知识；我也常常看到您因疾病变得那么羸弱和疲乏，您对于学生们总那么热心，包容我们的一

切。每当我们用不正确的握笔方式写字，您就很担心；每当评卷人审问我们时，您比我们还紧张，甚至浑身颤抖；而当我们表现出色时，您总是那么欢欣鼓舞，您永远都像母亲一样对我们慈爱有加，关怀备至，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您，我的老师！

在阁楼里

28日，星期五

昨天下午，我和母亲、姐姐西尔维娅，一同去给报纸上刊登的那个可怜女人送些亚麻布。开门的是个年轻女人，满头金发，身材削瘦，我突然间有种强烈的感觉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她，而且她头上戴的蓝色方巾也非常眼熟。

“您就是报纸上登载的那个人吗？我们了解了您很多情况啊！”我母亲说道。

“是的，夫人，我就是那个人。”

“唉，我们给您拿了些亚麻布料。”

那个女人开始不停地感谢、祝福我们，似乎怎么感谢、祝福都觉得不够。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旁边阴暗的房间空旷的角落里，有个男孩儿跪在一把椅子前，他的后背对着我们，似乎在写什么。他的的确确是在写东西，因为他把纸放在了椅子上，而墨水瓶就搁在地板上。唉，他怎么能在那么黑的房间里写东西啊？我正想着，突然认出来，那不是克罗斯吗？那个菜贩的儿子，那个有一只残臂的克罗斯啊，就在这个女人把东西收拾起来的空当，我轻声告诉母亲我刚刚所看到的情况。

“别出声儿，”母亲答道，“别让他知道你在施舍东西给他母亲，他可能

会为此感到羞耻，别对他说话。”

可在那一瞬间，克罗斯转过身来。我尴尬极了，而他却对着我笑了。见此，母亲推了我一下，让我赶快过去跟他拥抱一下，我过去抱了抱他。

女人这时对我母亲说，“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，他父亲去美国有七年了，我还生病了，没法再卖菜赚钱糊口了，我们连张桌子都没有了，可怜的克罗斯连个写作业的地方都没有。以前门口还放了张长桌子，他还勉强能在那儿写作业，但后来桌子被拿走了，他写作业时连盏灯都没有，可把他的眼睛给毁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还能让他上学，就谢天谢地了，还好政府给他发了书本和练习簿，我可怜的克罗斯啊，他能学习就那么开心，唉，我可真是命苦啊！”

我母亲把她钱袋里的所有钱都掏出来给了女人，还吻了吻克罗斯。我们走出他家门时，母亲都快要哭出来了，她借此对我说道：

“你看看那个男孩儿多可怜啊，不得不艰难地做功课，而你却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反而觉得学习对你来说是件苦差事儿，唉，我的恩里科啊，他学习一天所付出的艰辛，比你学习一年的还要多啊，他应该被授予奖牌。”



学校

28日，星期五

我亲爱的恩里科啊，学习对你来说是件多么辛苦的差事啊，就像你母亲说

的那样，从没见你心甘情愿地去上学，也没见过你脸上挂着应有的微笑，你还是那么固执。

但是，好好想想，如果你不去上学，每天过得该是多么痛苦，这样的日子将会是多么乏味啊。当一星期过完时，你肯定会紧紧地将双手合十，祈求能够回到学校里，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在被乏味和羞愧一点点蚕食，你会为自己游手好闲的行为和无所事事地活着而感到厌恶。

我的孩子，开始学习吧！

想想那些做了一天苦工，晚上还要去上夜校的工人们吧；想想那些工作了整个星期，周末时还要去充电的孩子们吧；想想那些训练了一天，已经全身疲乏，晚上还要打开书本和练习簿，继续研读的士兵们吧；还有那些眼睛虽然失明了，却还要坚持学习的孩子们；再不然，想想那些罪犯也行啊，就算他们也都在学习阅读和写作。

每天早上，在你出门前，都想想吧！

那一刻，就在你生活的这个城市里，有三万个和你一样的学生都上学去了；就在这一刻，千千万万同你一样的学生，从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向着同一个方向——学校出发。

他们穿过宁静的乡间小路，穿过闹市的条条街道，沿着河流或是湖泊的岸边，要么顶着热辣的太阳，要么穿过迷雾，要么划着小船。

他们在被河流分割了的乡村里，或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的马背上，或在雪地里的雪橇上。

他们穿过山谷，越过高山，横穿森林，跨过急流，走过幽僻的林间小路。

他们或是孤身一人，或是两两结伴，抑或三五成群，都用胳膊夹着书本。

他们穿着不同样式的衣服，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，从俄罗斯最偏远的地方，穿越足以让人迷失自我的雪原去求学；还有些人跋山涉水到阿拉伯半岛最遥远的

学校攻读。

在片片树叶的荫蔽下，万千学子，全都忙碌着学习，尽管他们所学的知识内容可能各不相同。想想这一大群学生吧，他们可能来自上百个不同的宗族。在一宏大的运动中，你也是其中一员。

想想看，如果这一运动一旦停止，人类社会又会回到蛮荒时代，那该多么可悲啊。这个运动就意味着进步，意味着希望，意味着世界的辉煌。

勇敢点儿，来吧，你是这一伟大运动中一名小小的士兵，书本就是你的武器，班级就是你的骑兵团，而战场将会是整个世界，最终，胜利将会属于进步的人类文明，不要做那胆怯的士兵啊，我的恩里科！

你的父亲